

汪曾祺称致远中学为“上海市中心区”，这不只是他看地图、听人介绍得来的间接知识，更是基于具体的文学交往，甚至脚踏实地丈量过后的经验之谈。

从致远中学出发，穿过门口的福煦路（今延安中路），沿成都南路走过钜鹿路（今巨鹿路）、蒲石路（今长乐路），就到了霞飞路（今淮海中路）。沿霞飞路往西走到慕尔鸣路（1946年更名茂名北路）转弯处，便是霞飞路927弄“霞飞坊”大门（20世纪50年代后随路名改为“淮海坊”）。巴金、萧珊住“霞飞坊”59号，距致远中学1.5公里，步行21分钟。

萧珊是汪曾祺西南联大同学，也是联大文学社团青团社文友。上世纪40年代初巴金两次赴西南联大探望萧珊，萧珊曾邀他做讲座。巴金、萧珊家是汪曾祺在沪期间走动最勤的地方。

“复员”回沪的巴金着力经营上世纪30年代中期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。“文生社”新址钜鹿路一弄八号紧靠霞飞坊。1947年秋巴金弟弟李济生第一次从四川来沪，在巴金家遇到汪曾祺。初来乍到的李济生“不知东南西北”，但他来往于文生社与霞飞坊“这条短短的路程”，并不感到困难。比李济生早到上海一年的汪曾祺自然更熟悉这片街区。

从致远中学到文生社全程200米，这是全上海最靠近“听水斋”的文化机构。汪曾祺主要创作且编辑于上海的第一本书《邂逅集》即由该社出版。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吧。

从成都南路路口出发，沿霞飞路往东步行一公里，至普安路桃源路一座石库门房子，是文生社青年员工宿舍（今曙光医院对面淮海公园一角）。黄永玉刚到上海就与该社青年编辑单复（本名林景煌，笔名“梦白鹈”）混熟，经常借宿于此。1947年7月14日单复跟《文汇报》



五年前，尚在襁褓里的女儿有一条小被子。她生在腊月，出门大人必然要给她裹一条小被子。彼时，妈妈像一条大被子，大被子拥着小被子，小被子里是柔软的她。

被子是极其普通的浅蓝色小棉被，白底蓝花，些许卡通人物点缀。牙牙学语时，她对着被子上的卡通人物指认：这是猫猫，那是小鸟，这是白云，那是大树。女儿叫她被被，被被是她最亲密的学习伙伴。待到蹒跚学步的时候，被被摇身一变成了一部武侠电影里主角的披肩，整日披挂在肩头。她披着被被在客厅里踉踉跄跄跑来奔去，这是她人生最早并肩而行的朋友。

二三岁时，只要出门旅行，她一定要带着被被。“被被呢，被被去哪了？”

几个抬腿就到的地方

——“汪曾祺在上海”之三

郁元宝

编辑韦芜（姜钟德）、《文艺复兴》编辑阿湛（王湛贤），在即将赴闵行县立中学教书的黄永玉陪同下，结队到致远中学拜访汪曾祺，“他们都很狂，能说会笑，旁若无人。来了，我照例是听他们自己高谈阔论，菲薄这个，骂那个。”

汪曾祺“浑身巧思”，很得这群“‘小’作家”的“崇拜”。他们一见哪家报刊登出汪的大作，就奔走相告。听说汪有稿子“压”在某处，他们会跑到编辑部催问。任何时代“‘小’作家”的认可都很重要，这往住代表着文坛真正的“民意”。

巴金将单复散文集《金色的翅膀》、阿湛短篇集《远近》跟汪曾祺《邂逅集》一起编入文生社《文学丛刊》第十集，于1949年4月隆重推出。此时汪已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，登上了从北京出发的列车。他很珍惜跟这群“‘小’作家”的友谊，其中阿湛（柯灵外甥）才华最为出众，经常与他在同刊同期发表作品。李健吾80年代初说过，阿湛若不被流放而天折于青海，很可能就是另一个汪曾祺。

文生社骨干之一陆蠡1938年9月创办《少年读物》半月刊，出至1938年11月第六号被迫中断（抗战时期陆蠡死于日军之手）。1946年1月复刊，仍由文生社“总经售”，但以“少年读物社”名义独立营运，编辑发行所几经迁徙，从九江路276号和成大楼、金家庵路荣旺里六号（在其马路即今四平路上）到钜鹿路福润里八号，最后是“上海林森中路一八三六号”。霞飞路1945年更名林森中路，一八三六号即“诺曼底公寓”，1953年改为“武康大楼”。

《少年读物》“是专给初中学生和同等程度的读者看的。高中学生和同等程度的也可以读”，主要内容为科普，但也发表了巴金、李健吾、唐弢、靳以、芦焚等新文学家大量作品。

睡前定要确认被被在床上安然无恙，方才安心沉沉睡去。仿佛被被不是物，而是一个成员，一位相亲相爱的家人，时间一长，所有人都忘了被被是一个物件。

旅行时被被也算作一位成员，短途自驾，被被拥有一个座位。异地旅行舟车劳顿难免，但小小孩只要晚上枕上被被，一日的疲乏全无，甚至会流露出幸福的神色。小人常把生活理解为拍摄，每一天都是全新的拍摄，且每日睡觉前她都会说，“今天的拍摄结束了。”搂着她的被被沉沉入眠。

一年暑假，全家去秦皇岛那亚度假，一行人因离开海边民宿时匆忙，被被和部分衣物皆被遗漏，落地上海后，才收到民宿管家发来的消息。衣物皆为身外物，早就忘在九霄云外，只有蓝色

复刊后宗旨不变，吸引了莫洛、黄裳、陈敬容、韦芜、梦白鹈等许多文坛新人。应该是由协助巴金、吴朗西编辑《少年读物》的单复约稿，1947年5月15日第四卷四/五期合刊发表了汪曾祺《室外写生》之一《白马庙》。可惜这也是《少年读物》终刊号，否则汪曾祺还会继续写下去。他的身份（作家兼中学国文教员）撰稿最适合给《少年读物》撰稿。

当时汪曾祺经常和黄永玉一道去找青年散文家黄裳神聊，或是圆明园路149号哈密大楼黄裳供职的《文汇报》社，或是四川中路261号黄裳兼职的“中兴轮船公司”。见他俩联袂而至，黄裳就尽快结束公务，找地方吃喝。吃饭

家有牛爸

方海伦

当年条件非常艰苦，公派每个月的津贴只有400加元，房租伙食之后所剩无几，老爸第一次出国的这些年，中途没有回来过。一来经济能力不允许，二来当年没有直飞的航班，要飞越欧洲大陆绕行，路途辗转周折。他每个月以写日记的形式遥寄家书，信通常要在路上走30天，等我和妈妈收到他的信，都已经是一个月前的旧闻了。

这期间，老爸只打过一个电话，那次赶上加拿大邮政工人罢工，几个月都没有收到老爸的信，妈妈开始焦虑，又没有渠道去打听老爸的消息。有一天中午，正在医院上班的妈妈听到喇叭里喊“洪医生，到传达室接国际长途”。妈妈激动地奔向传

的熟悉的身影让全家人惊呼“不妙”——即使当下发快递，被被到我们身边也至少在两天后。

两日来，小人辗转反侧，甚至半夜惊醒，亦会四处寻找她最亲、最柔软的伴出生长大的“家人”。

被被

施丹妮

悉心填写了“阿贝贝”，我终于知道此类物件学名，其后咨询了不少儿科医生，亦了解到“阿贝贝”是幼儿安抚物品的一种，心理学家温尼科特称其为“过渡现象”，是要幼儿成长并走向独立过程中对物件的心理依赖。

五岁生日后的一天，小人发现被被破了一个洞，逐渐这个洞越来越大，被被的棉絮逐渐钻出来，勉强补了补，不久后又破裂，反反复复，像一匹曾经驰骋沙场

饭主要在三马路（汉口路）“四川味”，“小店里的大曲和棒子鸡是曾祺的恩物。”若是喝咖啡、吃点心，“最高级的去处只能数霞飞路上的DD'S了，店里总有‘吃角子老虎’，每次也总要喂它几文。偶然得彩，一下子吐出一大堆角子，必兴高采烈地喂还它不可。咖啡馆的奶油蛋糕是有名的，一坐下来就是许久，杂以笑谈，臧否人物，论天下事，兼及文坛，说了些什么，正如随风飘散的‘珠玉’，无从收拾了。”按照汪曾祺的小说家言则是“说一些海阔天空，才华迸发的废话”。每次慷慨买单的总是憨厚豪爽的黄裳。

霞飞坊59号巴金、萧珊家，钜鹿路一弄八号文生社，桃源路文生社青年员工宿舍，林森中路“诺曼底公寓”《少年读物》编辑发行所，霞飞路813-815号DD'S咖啡馆，都是汪曾祺从致远中学出发，抬腿就到的地方。

老爸属牛，是牛爸。老爸今年88岁了，没有退休，仍然在工作，是牛爸。

老爸毕业于哈军工，是南京理工大学从事通信领域的教授。20世纪70年代中加恢复邦交关系后，他是第一批公派到加拿大Laval大学的访问学者。Laval大学地处法语区魁北克省，鲜有华人。不但驻加大使宴请，政府部门也出面接待，老爸和另外几位学者都上了当地新闻。

当达室，第一次听到老爸的声音，千言万语化作了反反复复的“你当心点啊！”至今，老爸提起这段陈年旧事总是幽默地说：“这几分钟的越洋电话花掉我一个星期的伙食费，但是从

头到尾你妈都在威胁我。”

老爸在我眼里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，工作之余，他也不热衷吃喝玩乐。他的学生遍布全球，每到一大学访问，学生们安排当地的旅游节目他都婉拒，宁可留在酒店读文献；他对吃更是没有任何要求，一个地道的上海老克勒，一碗阳春面就能满足；他的梦想是日新月异的高科技能够研发一粒药丸，里面涵盖所有营养，每天吃一粒，三顿饭都不用了，可以节省大把时间，这种想法，实在令人啧啧称奇。老爸唯一的爱好是古典音乐，上世纪70年代，祖父平反补发工资，他的六个孩子每家都分到一笔“巨款”，老爸拿到钱第一件事就抱回一台唱机和一堆唱片。老爸最爱的是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《田园》和柴可夫斯基的《第一钢琴协奏曲》。他虽然经常出国，但是我们家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最值钱的就是音响，他不断更新设备和买不同乐队演奏的同一部作品的唱片。

后来有了随身听，他开始玩耳机，家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耳机，他来来回回比较音质；再后来，有了小型音响，我们家里不但每个房间有，连厨房、过道、玄关处随时都会有音乐响起……

但如今疲软显老态的马，它早已丧失了活力，甚至看起来挣扎着再也难以支棱起身。那一晚，小人睡前说完“今天的拍摄结束”后，抱起了她的被被，“被被老了吗？”我回答，“对于人来说，五岁还小，但对于被被来说，五岁已经很老很老了，她要去休息了。”“妈妈，外婆把被被的棉花做成一个小熊吧，我们再买个新的被被给它盖，不然被被小熊会冷会孤单。”

《儿女风云录》里王安忆老师写：最危难的事里，亦有安平道。五岁小人的世界里，被被就是她的安平道。我亦晓得，五岁的被被终要退出小人的成长舞台，但它亦将永远留在她的世界里。不仅是“老去”的被被，逝去的家人抑或家族老照片，都会和被被一样成为她成长的底色。

李焕才在海南儋州土生土长，写海南岛可谓得风借水，他笔下的文字原汁原味，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，是从大海里捕捞上来的，的确“风华从朴素中出来，丰厚从平淡中出来”。我虽然也写过关于海南的文章，跟他相比，真是惭愧，自己都感觉到那些是没有根的文字，而读他的作品，迎面而来，是岛上浓郁的泥土芳香，扑面而来，是南海浓烈的海洋气息。过客写海南，首先在起跑线上就输给了原住民。

当然不是凡土著就能写好本土，有关海南的作品海量，大多不过是泛泛之作。要从无数作者中脱颖而出，天分、勤奋都是必需的。我不知道李焕才是先发现了自己的文学天分才开始往这个方向勤劳，还是先付出了相当的勤劳才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文学天分。我听说他曾是

个出色的医生，并且即将担当重任，为了文学这“人生最高尚的嗜好”，他放弃仕途和公职，开一个小诊所谋生。讲求实用的人，当然不理解甚至要讥笑“务虚”的人，然而，生命需求的获得经常是从放弃物质开始的。哲学家把人的生活分作三个层次：物质生活、精神生活、灵魂生活。对于追求精神生活、灵魂生活的人来说，可以没有权、没有势、没有钱，但他从精神创造中获得的成就感、满足感、幸福感，是庸常之辈、凡夫俗子无法企及的。英国人说，“我们宁失英伦三岛，不愿失去莎士比亚”，英伦三岛还不如一个沙士比亚，可见文人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地位；毛泽东说，“中国有什么？不就是地大物博、人口众多，还有一部《红楼梦》吗？”地大物博、人口众多、《红楼梦》三者相提并论，可见文学在主席心目中的分量。如此看来，李焕才计的是长远利、求的是百世名。

“名不显时心不朽”，李焕才一直在朝着心中的目标努力。近日，我读了李焕才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岛》，自然还是写的海南，人物故事不尽

出于虚也不尽由于实，是虚实相间的创作手法，因而作品既不陷于诞妄也不落于平庸，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，比一些被吹捧得天花乱坠的“当代力作”更为出色。不过，恕我直言，我还是略有遗憾和失落，它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，也不像他的散文杰作《南海渔家》那样带给我强大的冲击力。不是不好，而是不够。因为《南海渔家》，我对他的新作

品充满期待，或许是期望过高了。对李焕才来说，不存在“写什么”的困惑，只有“怎么写”的问题。对于杰克·伦敦，“我的创作天堂，就是描写我脚下巴掌大的这一块地方”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视野和格局被限定于这块“巴掌大的地方”，否则他也不会成为世界级的大作家。

大海辽阔神秘充满力量，有震撼力的文学艺术作品常常是以大海为背景的，更何况，南海无风三尺浪；每个岛屿都有各种奇闻怪事，而海南，从孤岛到建省，从最大经济特区到国际旅游岛，现在又华丽转身为全球自贸港，她的故事是说不完的，她的精彩需要大手笔描摹。马尔克斯说，“看上去魔幻的东西，恰恰是拉美的现实特征，只要把它表现出来就是”，我认为这话的意思也适用海南。

大变革时代催生大作家，李焕才先前的“小打小闹”为其以后的“大破大立”奠定了基础。九百多年前，在苏东坡的影响下，海南步入“遥从海外数中原”的新时代，儋州人更是得风气之先。“沧海何曾断地脉，白袍端合破天荒。锦衣他日千人看，始信东坡眼力长。”对儋州来说，沧海何曾断文脉；儋州文脉，源远流长。我希望在李焕才下一部作品中看到更为深邃的情感世界，期待属于他的《老人与海》横空出世，只要他心存高远脚踏实地，不趁时不媚俗不着急——为了不永远被埋没而甘愿忍受暂时被埋没，我相信他是做得到的。

可以说，老爸的世界里只有工作和音乐。他60岁退休，但是他一直退而不休，为国家培养了无数尖端科技的人才。80高龄时，还被北美的专业机构评选为最佳评审，至今仍然为学生们的博士论文和科研基金申请项目把关。老爸的状态是生命不息，工作不止。过去每年的365天，只有年初一办公大楼锁门他进不去，其余每天他都会骑着他的老人三轮车出现在办公室，那是他的精神家园。他是校园里的“名人”，我去京东取快递，送快递的老先生看到我们家的地址会跟

我说：“原来你是老翁子的女儿啊！你爸爸每天骑个三轮车，他是个对国家有用的人。”让我忍俊不禁。前几年，闺蜜的女儿从海外回来办回门宴，我正好在南京，也受邀参加。我那一桌两边坐的都是我不认识的亲友，我一个人坐着颇为无聊，悄悄滑手机打发时间。席间不知道谁说了一句：“这是方老师的女儿”，顿时，找我来碰杯的竟然排起长龙，我妥妥地蹭了老爸的热度，当了一回明星女儿。看过我微信圈的朋友都知道，别人在微信圈晒牛娃，我是晒我的牛爸。

孩子们关节如同破土新芽，需要精心呵护。随着骨科门诊儿童关节损伤病例逐年增多，不当运动、姿势不良和体重超标已成为主要威胁。家长应当掌握儿童关节发育特点，从控制书包重量、选择合适运动、纠正姿势到饮食营养，全方位守护关节健康。

营养是关节发育的基础。钙和维生素D需通过奶制品、鱼类和适量日晒补充；蛋白质、维生素C和微量元素钾则来自瘦肉、鸡蛋、水果和蔬菜，共同构建强健的关节系统。日常习惯同样关键，正确的坐姿和站姿、合适的桌椅高度能有效减轻关节负担，而控制体重则能避免膝关节和踝关节承受过大压力。通过合理饮食和适量运动来维持健康体重，是预防关节损伤的有效方法。运动防护要科学合理。根据年龄选择适宜运动，从幼儿爬行到学龄球类运动，循序渐进地提升关节功能。运动前充分热身，佩戴必要护具，能显著降低损伤风险。定期健康检查是守护关节健康的重要防线，尤其是家族遗传倾向或已经出现关节异常的孩子，更应密切监测。一旦发现关节疼痛、肿胀等症状，要及时就医。只有家庭、学校和医疗机构共同参与，建立全方位的保护体系，才能让儿童关节这株“幼苗”茁壮成长，支撑起孩子充满活力的未来。（作者为上海长征医院骨科关节病区护师）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边看边聊

沧海何曾断文脉

杨海蒂

品充满期待，或许是期望过高了。对李焕才来说，不存在“写什么”的困惑，只有“怎么写”的问题。对于杰克·伦敦，“我的创作天堂，就是描写我脚下巴掌大的这一块地方”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视野和格局被限定于这块“巴掌大的地方”，否则他也不会成为世界级的大作家。

大海辽阔神秘充满力量，有震撼力的文学艺术作品常常是以大海为背景的，更何况，南海无风三尺浪；每个岛屿都有各种奇闻怪事，而海南，从孤岛到建省，从最大经济特区到国际旅游岛，现在又华丽转身为全球自贸港，她的故事是说不完的，她的精彩需要大手笔描摹。马尔克斯说，“看上去魔幻的东西，恰恰是拉美的现实特征，只要把它表现出来就是”，我认为这话的意思也适用海南。

大变革时代催生大作家，李焕才先前的“小打小闹”为其以后的“大破大立”奠定了基础。九百多年前，在苏东坡的影响下，海南步入“遥从海外数中原”的新时代，儋州人更是得风气之先。“沧海何曾断地脉，白袍端合破天荒。锦衣他日千人看，始信东坡眼力长。”对儋州来说，沧海何曾断文脉；儋州文脉，源远流长。我希望在李焕才下一部作品中看到更为深邃的情感世界，期待属于他的《老人与海》横空出世，只要他心存高远脚踏实地，不趁时不媚俗不着急——为了不永远被埋没而甘愿忍受暂时被埋没，我相信他是做得到的。

可以说，老爸的世界里只有工作和音乐。他60岁退休，但是他一直退而不休，为国家培养了无数尖端科技的人才。80高龄时，还被北美的专业机构评选为最佳评审，至今仍然为学生们的博士论文和科研基金申请项目把关。老爸的状态是生命不息，工作不止。过去每年的365天，只有年初一办公大楼锁门他进不去，其余每天他都会骑着他的老人三轮车出现在办公室，那是他的精神家园。他是校园里的“名人”，我去京东取快递，送快递的老先生看到我们家的地址会跟

我说：“原来你是老翁子的女儿啊！你爸爸每天骑个三轮车，他是个对国家有用的人。”让我忍俊不禁。前几年，闺蜜的女儿从海外回来办回门宴，我正好在南京，也受邀参加。我那一桌两边坐的都是我不认识的亲友，我一个人坐着颇为无聊，悄悄滑手机打发时间。席间不知道谁说了一句：“这是方老师的女儿”，顿时，找我来碰杯的竟然排起长龙，我妥妥地蹭了老爸的热度，当了一回明星女儿。看过我微信圈的朋友都知道，别人在微信圈晒牛娃，我是晒我的牛爸。

孩子们关节如同破土新芽，需要精心呵护。随着骨科门诊儿童关节损伤病例逐年增多，不当运动、姿势不良和体重超标已成为主要威胁。家长应当掌握儿童关节发育特点，从控制书包重量、选择合适运动、纠正姿势到饮食营养，全方位守护关节健康。

营养是关节发育的基础。钙和维生素D需通过奶制品、鱼类和适量日晒补充；蛋白质、维生素C和微量元素钾则来自瘦肉、鸡蛋、水果和蔬菜，共同构建强健的关节系统。日常习惯同样关键，正确的坐姿和站姿、合适的桌椅高度能有效减轻关节负担，而控制体重则能避免膝关节和踝关节承受过大压力。通过合理饮食和适量运动来维持健康体重，是预防关节损伤的有效方法。运动防护要科学合理。根据年龄选择适宜运动，从幼儿爬行到学龄球类运动，循序渐进地提升关节功能。运动前充分热身，佩戴必要护具，能显著降低损伤风险。定期健康检查是守护关节健康的重要防线，尤其是家族遗传倾向或已经出现关节异常的孩子，更应密切监测。一旦发现关节疼痛、肿胀等症状，要及时就医。只有家庭、学校和医疗机构共同参与，建立全方位的保护体系，才能让儿童关节这株“幼苗”茁壮成长，支撑起孩子充满活力的未来。（作者为上海长征医院骨科关节病区护师）

怎样科学保护儿童关节

纵雨晨

怎样科学保护儿童关节

怎样科学保护儿童关节



边看边聊

杏林夜谈

杏林夜谈

杏林夜谈

杏林夜谈

杏林夜谈

杏林夜谈

杏林夜谈

杏林夜谈

杏林夜谈

杏林夜谈

杏林夜谈

杏林夜谈

杏林夜谈